

六、火鳥傳奇、藝壇宗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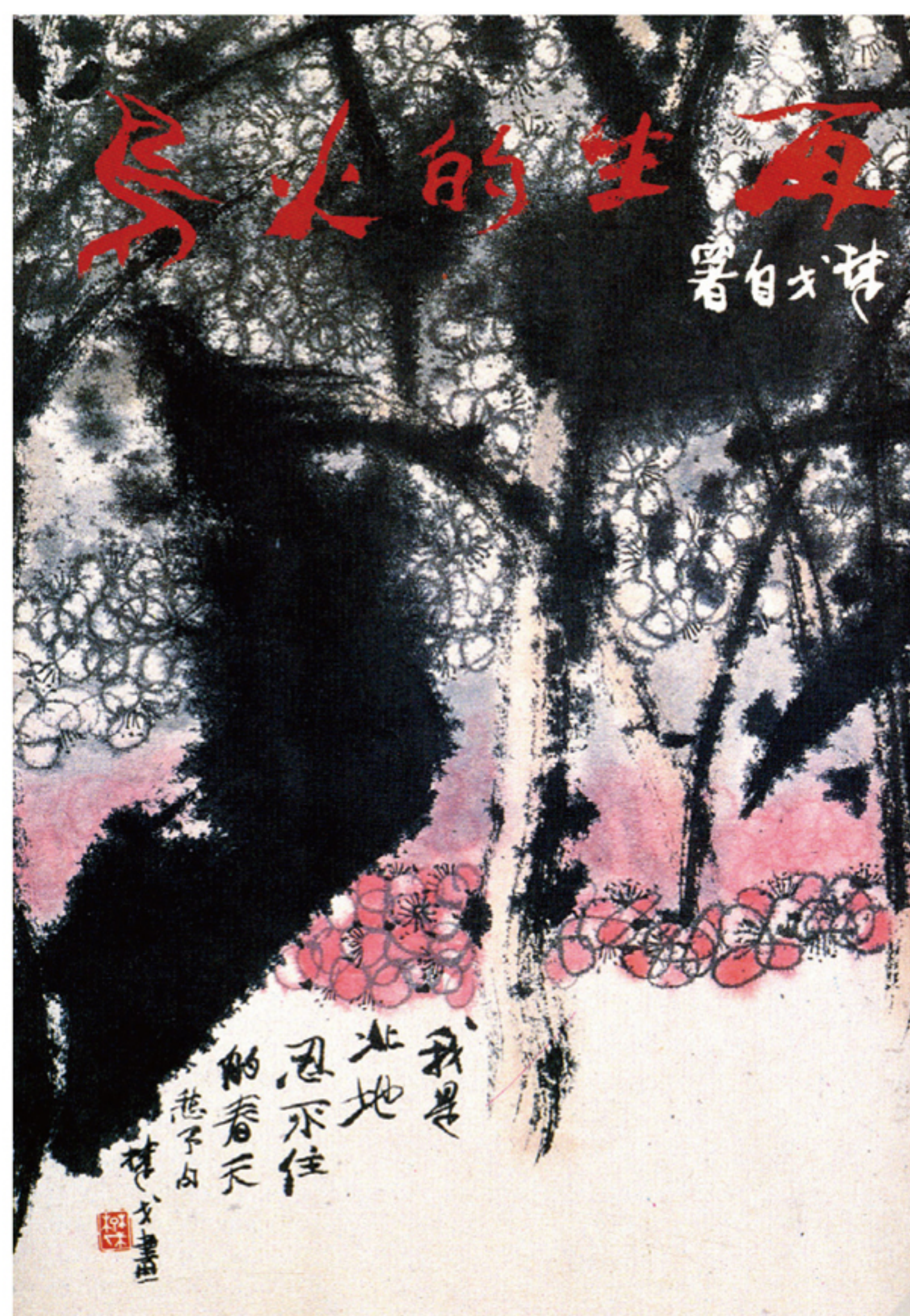
「沒有一個人可以不死，但有的人活在世上就能給人力量，楚戈就是這樣的人。」
——作家隱地

楚戈就如一隻不死的火鳥，到哪裡都能散發巨大的熱力，他克服病魔，以一種了然的生命智慧與態度面對生活與創作，不改其瀟灑本性。楚戈既是詩人、作家，也是藝評家、藝術家，同時又涉及研究，才華洋溢的他集多種角色於一身，並在每個位置上都能發光發熱，是戰後臺灣畫壇的一位傳奇人物。

〔下圖〕
楚戈寫書法的情景

〔右頁圖〕
楚戈 田園頌（局部） 2004 水墨、壓克力顏料、紙本 74×68cm





楚戈《再生的火鳥》封面書影

楚戈的創作養分來自中國古代人文美術的思維，也形成自我體系化的思想。線條既是古代文明、信仰的遺影，行走的線條更是一種生命，乃至宇宙的本質與動力。楚戈曾有一首詩，詩名為〈行程〉。詩的內容是這樣的：

人用雙腳行走，獸用四足行走，鳥用翅膀行走，蛇用身體行走，花用開謝行走，石頭用堅損行走，東西用新舊行走，生用死行走，熱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無行走，動用靜行走，陰用陽行走，海用雲霧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火用燃燒行走，水用流動行走，詩用文字行走，歷史用過去行走，偉大用卑微行走，行走用行走行走。

行走 / 中國式人間漫步的生命態度

「行走」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美學，更是一種生命的態度；那是一種中國式的「人間漫步」的生命態度，或可稱作是「水墨式的藝術生活」型態。

柯錫杰於楚戈七十大壽時贈送大幅照片，讓楚戈樂開懷。



楚戈與陶幼春合影



左起：楚戈、商禽、辛鬱號稱「三公」，一同留影。

1970年，年輕的楚戈接受《幼獅文藝》劉秀嫻小姐的訪問，他說：

中國水墨藝術，單從繪畫這方面來看，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正像油畫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建立了一個多彩的世界一樣；水墨藝術也和中國人的生活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了。不僅審美觀受到它的影

【上圖】
在歷史博物館展出「繩之以藝」結繩展時，楚戈被熱情民眾包圍。



【下圖】
1996年，楚戈在丘彥明（右）荷蘭的家中，表演無油炒絲瓜。（丘彥明提供，唐效攝）



【右頁上圖】
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的「人間漫步——楚戈2003創作大展」，楚戈（左3）與好友合影。

【右頁下圖】
1998年楚戈在歷史博物館展出編結畫，右為館長黃光男。



響，就是生活習慣，思想言行也無形中接受了它的洗禮。……

若單說水墨生活，則似乎是指水墨畫家的生活體驗，和「影劇生涯」、「粉筆生涯」等相同，就一般性來說：應該說是「水墨式」的生活。水墨式的生活是一種自在的生活。在平時對客觀的物質所求甚少，而對主觀的精神感受卻希望獲得高的滿足。陶淵明以「淡泊以明志」作為手段，達到「寧靜以致遠」的目的，是標準的水墨式的藝術生活。

——引自〈水墨與生活〉



水墨式的藝術生活

這樣的一種藝術生活，或生命態度，是對生命本身完全淡然、了然的生命智慧與高度；即使面對無可逃避的災難或困境，亦不改其色。

2004年的一天早晨，楚戈突然發現自己只剩的一個右耳也澈底聾了，完全聽不見了。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如此寫下：

今天早上醒來，作完例行的事務，突然感到有點不對，「怎麼這

樣寂靜？」再次衝到廁所把馬桶再沖一次，只見水流的旋轉，沒有任何聲響。我在飯桌上，像卡通貓被小老鼠戲弄而尋思對策那樣，用指頭一二三四輕叩著桌面，沒錯，一點也聽不到一二三四的節奏。我改用手掌輕拍，再繼之加重，也沒有任何聲音。就像拍在海綿上似的。「喂！」我自己叫自己「喂！喂！喂！」我很高興，雖然感到有一點遙遠，像隔了一層玻璃，但總算還能聽到自己的聲音，我面對的不是完全的寂靜，現在，我是站在寂靜世界的邊沿哩。

——引自〈寂靜的邊沿〉

〔上圖〕

楚戈（左2）和夏陽夫婦

〔下圖〕

楚戈（右1）和劉國松（左3）、李錫奇（右2）、陳幸婉（右4）等藝術家在德國參加展覽。



1998年「展望21世紀」於德國展覽時留影。左起：余振慈、圖國威、王克平、劉國松、策展人陶文淑、李錫奇、楚戈、陳幸婉、曾宓。



楚戈和故宮的老同事們於畫展時合影，左起吳哲夫夫婦、周功鑫、袁旂、楚戈、陳夏生與莊靈。



楚戈和子女家人合照



楚戈在瑞士展覽時當眾揮毫

一個人面對完全再也聽不見的身體狀況，不是恐慌、不是抱怨、不是呼天搶地，而是一種相對的平靜心情。



【左圖】
楚戈1996年於高雄都會公園的雕塑作品〈時間之鳥〉，尺寸為150×680×442cm。
【右圖】
劉其偉（左）和楚戈相見歡

真力瀟灑的藝術家

2009年，楚戈開始頻繁感染，數度進出醫院，但仍展現驚人的生命力量。2010年4月間，藝文界好友為他在臺北長流美術館舉辦八十歲大壽的展覽及生日酒會，楚戈仍坐著救護車、輪椅，抱病出席，精神奕奕。

2011年年初，楚戈最後一次住進榮總，經醫生全力診治，仍在3月1日下午5時23分不幸辭世。楚戈傳奇，跨越時空界限，飄然遠揚如展翅的大鵬，結束他在人間瀟灑、豐富、悲喜交集的八十年時光。

面對楚戈這樣一位嚮往「水墨式」的生活，行走人間，出入六合、遊乎幽冥，並身體實踐、真力瀟灑的藝術家，刻意去分析他的生活和作



「水墨變相——現代水墨在臺灣」展覽開幕，楚戈（左7）與策展人蕭瓊瑞（左6）等人合影。

品，恐怕都不是一種恰當的作法。但從美術史研究的立場，楚戈這種集文學、評論、研究、創作於一身，且「吾道一以貫之」，以線條的行走，吞吐大荒、萬象在傍，落實他人文造型的獨特風貌，的確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無法忽略的一座堂皇巨山。

【下二圖】
《楚戈插畫集》上、下二冊封面書影

